



风起雨欲来，还应“纷纷”

□邱萍

自从晚唐诗人吟出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，清明时节的雨便打上了“纷纷”的标签，清明时节的人便蒙上了一层凄寂，那哀思也变得摄魂断魄。不过清明于我，却没有哀只有思，因为哀尽思来。

思东风悄至，绿罢一江春水。我欲乘风，在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大地上，在“碧玉妆成一树高”的柳梢上，在“不得春风花不开”的花团锦簇里找寻。您在的地方，我不能及，是为天涯海角。27年中，您音容依然如前，那样清晰可见，却终不能见。遥想那日午间春困，您在躺椅上眯着眼睛打盹，为了让您陪我玩，我用手掬起一小捧水，屏气宁声悄悄踱到您身旁，把水洒到您的眉头、眼下，水的冰凉让您一个激灵瞬间惊醒。您猛一下起身，睡眼惺忪、余怒未消，待看清是早已溜到门口、嬉笑着朝您扮鬼脸的

我，刹那便换成一脸无奈的苦笑。“你个调皮鬼子，就不能让我安生会儿……”往事成空，唯思念不空。一念一乾坤，只是我那一念，时常因您而起。

思春雨徐来，随风润物细无声。似只一夜，万树千枝都从陈梦中苏醒，变换了容颜。记忆中的外公，一直是白发盈头、精神矍铄、疾步如飞。夜来一场春雨绵绵，溢满园的山楂花浓稠繁茂。花开正盛的时节，其味甚重，蜜蜂喜欢，我却极讨厌，此时去西园，总禁不住捏住鼻子，一口气奔向园子一角的桃树。每每外公一边扛着锄头箭步追我，一边喘着粗气在我身后高喊：“你给我跑慢点儿，看着点儿脚下！”年少的我从不理会，一口气跑到树下，趁外公不备，钻进艾草丛中匍匐着，然后静待一个外公不经意的间隙，呼一下窜出，吓他一

跳。“奸计得逞”的我，欢笑声感染了每一片新叶。

思一场姹紫嫣红，年年岁岁花相似。一直喜欢，是谓钟情。年深日久却始终念念不忘，应是铭记。我常常醉眼迷心在春日的万紫千红。外公的园子被他打理得井然有序，春愈深，园子愈是生机勃勃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风情天赐，我自流连。后来，我年年都见桃花开，但再没有一朵能比得上外公园子里的那些桃花。人皆言，相见不如怀念，但若能选择，我选相见。我依然贪心，愿与您岁岁常相见。

一年年，春去春又来，而我也终于明白，外公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——以前是我藏他来找我，现在换他躲了……

有忆相伴，再遥远的往昔也触手可温。此时正春，清明已近，风起雨欲来，还应“纷纷”。

姥姥的手

□逯凯

姥姥离开已经7年了。每当想起我用颤抖的双手握住她当时只剩余温的手，试图找回她生命迹象时的情景，我的心里就像堵了一块巨石一样难受。

我是“姥姥门里”长大的孩子。小时候，我总像“小跟班”一样跟在姥姥身后。还记得姥姥领我去师专操场捡杨树穗，她一手领着我，一手捻拾地上的杨树穗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捡起来。姥姥亲切地笑着，跟我讲起了她小时候捡杨树穗的往事，还会时不时弯下腰看看我的手有没有弄脏，给我拍拍身上的土。傍晚时分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提着一大一小两个袋子走进了夕阳的余晖。第二天，我就吃上了用杨树穗做的小豆腐，姥姥把它们用饼卷着递给我，我张大嘴咬上一口，那味道里不仅有自食其力的满足感，还有隔辈疼的宠溺感。

我生水痘时，姥姥的手就是我的“保护神”。几天几夜，姥姥不眠不休守在我的床前，轻轻握着我的手，生怕我因为痒而乱抓乱挠，导致感染或留下疤痕。

姥姥的手领着我走过乡间小路、爬过泰山石阶、穿过车水马龙的大街；她的手买过糖瓜和烟花爆竹、为我做过一日三餐、为我擦拭身体更换衣物、为我撑起一把雨伞护我在风雨里前行……姥姥老了我还小，姥姥的手注定无法永远呵护宠溺我，但姥姥的手给我的温暖，却足以令我铭记终生。

前段时间，一位老人到我们单位办理业务，办完后没接着离开，专程找我聊了一会。在她的讲述中，我想起了她是姥姥多年前的一位故交，我很小的时候曾被姥姥领着去过她家。随着她的诉说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很多与姥姥一起生活时的画面。她像姥姥一样喊着我的乳名，那句“看见你我就想起你姥姥了”瞬间让我泪目。我下意识地握起她的手，发现她的眼里也噙满了泪花……送她离开时，我站在楼上目送她的背影，手上还有握住她手时的温度，那温度让我想起了握着姥姥手时的感觉。感谢有这样一位老人，与我共享了对姥姥的回忆与思念。思念在，情就在……

故乡情

——清明回家祭奠父母有感

□齐洪波

我深深地爱着你，这片多情的土地。

这片土地上镌刻着我童年的记忆，这记忆里保留着许多令我魂牵梦绕的点点滴滴。

望着这片土地，我打开记忆的阀门极力追寻，去追寻那永远逝去的童年的天真清纯。

泪流满面的我，已经永远不再拥有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欢笑，不再拥有与儿时伙伴那一前一后追逐的顽皮，也不会看见父母的音容笑貌，不会听到他们的谆谆教导。

回家时，院子里的欢声笑语；离家时，村头母亲的凝望……都已风干在了我记忆的行囊里。

记忆中熟悉的一草一木，好像离我那么远，让我感到自己是那么形单影只、寂寥无依。

不远处，那点缀着层层绿意的猪山敞开了宽大的胸怀，在春风中

静默着，似乎在召唤我再一次爬上那贫瘠的山梁，去摘桃子、捡蝎子；家乡的母亲河——大汶河，泛着微微细浪的水依然昼夜不息地向西流淌，用她那陈年老调娓娓诉说着久远的故事；村后“农业学大寨”时代留下的一片果树林开满了粉红、银白、金黄色的花儿，那身着各色衣服的花仙子依然用儿时的方式，晃动着一张张笑脸，欢迎归乡的游子。

母亲，您一辈子含辛茹苦，省吃俭用，把我们几个儿女抚养教育成人，您是儿女们心中最合格的“人生第一任老师”！您教会了我们生活的知识，锻炼了我们生活的能力，教我们唱歌、跳舞，默默开启了那个时代农村家庭教育的先河。

父亲，您一生光明磊落，为人正直，总是用“人过留名、雁过留声”“忠厚传家远”的祖训鞭策着

我们，您的严格要求使我们明白了做人的真谛，分辨出生活中的美与丑，知道了什么该做、什么不可为，为儿女未来的发展筑就了迈向成功的基石。

亲爱的父母亲，你们为了儿女的健康成长燃尽了自己，毫无怨言。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是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，唯愿你们在灯火璀璨的天国里看到子孙们的成长时，能感到欣慰。

啊！故乡，今天我来到您的身边，想起已经离世多年的亲人，倍感心酸。您永远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是让我心中时时泛起爱的涟漪、日思夜想深深怀念的故乡。无论我身处何方，都会时时牵念着您、痴痴爱恋着您。我爱着您春日里透露着朝气的勃勃生机，爱着您严冬里铸就的铁骨铮铮的意志，爱着您的包容、宽广，爱着您的伟大、坚强！